

Rebekka Steiger: 猫头鹰—virages nocturnes

文: 玛瑙 (Manuela Lietti)

面对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艺评家和观众总是会想着探寻一些与众不同之处, 不管是观念上的还是审美层面上的: 全新的, 未知的, 尚未发掘的, 这些都很有吸引力、让人为之好奇, 并且留有悬念: 年轻艺术家能走多远? 会走多远。有时候我们忘了那些决定艺术家命运的不仅仅是为数众多的成功作品——在灵感泛滥、信息充分流动的当下, 这已然是虽艰难却又绝非不可能的事情——还包括他/她的态度和视野: 有能力培养出充满热情和自信的高度个人化的风格, 与此同时还兼具看待世界的新视野; 有勇气去实现其他人望而却步的梦想, 突破生物层面上的代际界限。艺术家要实现梦想, 依靠的是不羁的想象, 让他们得以了解该如何去创作、该创作什么, 让他们保持敏锐而鲜活的思维。

瑞士新锐艺术家Rebekka Steiger (1993年生于瑞士苏黎世, 现工作于卢塞恩) 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并非将绘画视为工作, 而是充满激情, 并将其视为一种心理状态, 并怀着艺术家的好奇和开放的心态, 用纯粹的灵魂和眼睛去面对艺术, 如此决绝却又顺势而为, 且不为概念主义和思虑过度而裹挟。

对于Rebekka而言, 绘画不仅是一个层层剥开有关生活和艺术的本体论问题的工具, 绘画本身也是一门充满美感的神秘语言。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 是一种自发的需求, 整合着身体和灵魂、物质和观念、具象与启发、已知以及向永无止境的未知的转变、视觉与观念。绘画是她的生活方式, 也是她乐于用来发掘微观和宏观世界的认知工具。她的作品因而有了自己的血肉和骨骼, 它们自如地呼吸的同时, 洋溢着艺术家所赋予的诚挚的激情。

“猫头鹰—virages nocturnes”——艺术家在麦勒画廊北京的首次个展 (2018年8月28日—10月21日) 展出了Rebekka今年三月开始在北京参加驻地工作室期间创作的最新作品, 她还将在北京驻留到11月。Rebekka有机会在麦勒画廊的草场地空间生活长达半年时间, 并见证自己的创作随着她对于充满不确定性以及不可预测的全新体验的开放而不断改变。在这一新的阶段, 她的创作从构图到方法论都发生了某种“变异”。

一方面, 曾经沉淀良久的意象变得愈发鲜明, 甚至开始成型并栩栩如生; 另一方面, 来自于中国语境中的新奇之物也更加真切。所有的指涉都跃然于画布之上, 真实与幻象持续不断地交织、缠绕。展览名称是艺术家对偶然邂逅之物——在北京城区的旧货市场淘来的老鹰形状的传统器皿的致敬。在中国传统中, 相似之物会被摆置于坟墓之中, 用来守护逝者, 陪伴其左右。Rebekka 2017年的一些画作中就出现过“猫头鹰”, (字面解释为长着猫头的鹰)。然而, 在这里, 鹰象征着危险和自我保护, 与此同时, 又伴随着温和与平静, 正如Rebekka所经历的创作波澜, 她的情绪变化和全新尝试最终流露于她的在地创作之中。猫头鹰——曾经艺术家的旁观者渐渐地变为其作品的主角, 在某些画作中, 甚至成为了她想表达和传递的情绪的使者。这不是她第一次在创作中引用假想的角色。近年来, 她打造了一套极具个性的“动物寓言”, 似人非人、或者类似动物, 是诸多类型的混合体, 在北京创作的这些新作中也能看到: 类似龙的角色; 茂盛而五彩斑斓的神秘植物; 介于幻想与真实之间的扭曲的宝塔; 驶向未知的戴着面具冒险骑士, 如同当代的唐吉珂德, 但凑近一看却是“类似鸟的人骑于独角马之上”; 如同童话般的仙女身着布满鲜花的礼服, 被蠢蠢欲动的狼群包围其中, 抑或是崇拜她的狼群; 还有喷薄而出的火山和充满威胁的恐龙 (*running for the flesh of dinosaurs and men*, 2018), 这些视觉意象充斥着幻想意味, 却丝毫不俗气, 也并非只具有视觉冲击力。在有的作品中, 她的画笔仿佛划痕, 或者古老的铭文: 它们拥有洞窟壁画的线性特质, 甚至类似汉代的浅浮雕, 让观者仿佛穿越到从前。云朵、草丛、石头都以一种抽象的、意犹未尽的方式被添加到画面之中, 从而打破画面本身的节奏并创造出某种新的节奏。它们充斥着受过规训以及未经训练的、控制与自由之间的冲突。虽然找不到任何精确和直接的叙事元素, 但Steiger的作品就如同当代的童话。它们如同一片“象征的森林”, 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技法、媒介、色彩和质感。油彩、蜡笔、铅笔、蛋彩、油画棒以及水粉等媒介呈现出明亮的色彩, 吸引观者驻足凝视, 与此同时还创造一个空间, 让他们的思绪自由地蔓延, 持续地处于警戒和被挑战的状态之中, 那些挑战来自于曾经熟悉的事物被赋予了陌生的差异, 想象成为真实, 与此同时, 真实又产生了变异。Rebekka的画作充斥着矛盾和张力, 使得画作充满活力, 犹如一个不断进化的有机体, 而非僵化的存在: 具象和抽象并存于同一个画面, 明亮鲜活的画面上偶尔点缀着几个白色色块以及带有冥想意味的注解, 具有吸引力和威胁感的场景引人入胜的同时又潜藏着某种危险。在Rebekka的作品中, 场所本身往往变成了风景——某种观众想深入发掘却又在某个节点想逃离的精神层面的所在。更为重要的是, 它们不仅是最终的目的地: 而是通往目的地的诸多不同路径的阶梯。

正如艺术家所说, Rebekka Steiger在北京的驻留“导致她的绘画出现了巨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也包括方法层面。展览标题的后半部分“virages nocturnes”充分地概括了这一点。这是一个法语口语, 表达的是黑白颠倒, 晚上犹如白天, 因此就如同推翻原本的功能和知觉。这也是艺术家最感兴趣之处, 并将其转化为最新的绘画创作中。置身于截然不同的语境之中, 地理位置和心理状态的“出轨”给她的绘画创作以及她自身对作品的评估提出了某种挑战。出于外界因素, 她被迫审视自我以及绘画的本质所在, 她的评判标准和绘画语言知识, 而非向外部寻找解决之策。艺术家不得不更加直白, 全身心地浸入其艺术之中, 她所有的努力毫无保留地呈现于画布之上。甚至有的绘画作品需要反复涂画, 一遍又一遍, 绞尽脑汁地寻找可能性的终点。它们拥有极大的自由, 选择全新的路径或者承担新的风险, 犯错恰恰成为了绘画旅程中“多产”的波折, 还有很多作品甚至是通宵完成的, 短短几个小时或几天, 只是为了抓住即时的灵感, 并将这种灵感以及陌生的体验以某种启发性的方式固定于画布之上。

Steiger的创作过程看似,确切地说实际上也是自发的,因为它呈现的不仅是对自身角色的深刻认识,以及高度的开放性——接受创作行为本身以及观赏行为所带来的可能——包括来自艺术家自身以及观众的欣赏。艺术家并没有给观者甚至也没有给自己强加某种精确的解读和阐释。她尝试将想象的边界推向更远,掀起一场思维游戏,在游戏中,他们或许会意识到没有什么事情正好和他们外在所呈现的那样,但却有可能会成为看似的那样。也并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只是一些选择,让观者成为积极的玩家,而不是被动的旁观者。

一并展出的还有一些小幅纸上作品,艺术家不容小觑的秘密法宝——那就是她的手稿,此次也将一并展出。在艺术家来到北京参加驻留项目之前,草稿一直被她视为艺术创作旅程中的“私人视觉日记”,并成为她艺术创作的一部分。这些草稿本里的一页又一页,展现出的是她连贯而又多元化的创作:它们绝不仅仅是预备阶段的草图——不能简单地把它们视为其他作品的“序言”,它们拥有自身的价值,而且与草稿本里的其他作品相互之间都彼此关联,也可以视为艺术家最终完成的大幅绘画作品的起点,其实是真正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正是艺术家创作的大小不同尺幅(她倾向而且惯用的尺幅是190 或200 × 240 cm)的作品的视觉证据和概念证据,不管尺幅大小,她都会倾注同样的好奇、精力,并达到同样的精准。色彩效果、材料质感、画笔以及划痕、记号和层层叠叠的油彩/蜡笔使得每一页都如此独特,若不是发现下一页也同样精美和充满张力,观者必然逗留良久不忍翻过。它们是一笔不可置信的资源,是艺术家想法最真实的镜像,是既私密又强有力的陈述。

毕加索曾说过:“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他完美地理解了艺术创作不仅仅是向前推进的问题;它不是进化本身,而应该拥有极大的自由,不拘囿于任何观念性的边界、任何既有的概念和期许。唯有如此,艺术家才能拥有最自发和自然的艺术态度和生活态度,才能拥有理想中的永恒的年轻态。艺术家应该适时止步,能进能退,对其艺术语言和历史进行再阐释。艺术需要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相比沦陷于理论和精神层面的超级架构,在某些阶段顺其自然更为实际而且更富有启发。尽管还处于艺术生涯的起步阶段,Rebekka Steiger颇具天赋,并为其艺术创作注入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对于她而言,空白的画布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是用快乐和自信为画布填充某种意义的美好的享受。